

資治通鑑補

(外五種)

④

〔明〕嚴衍撰

資治通鑑補

(外五種)

四

[明]嚴衍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二十四

宋陳水司馬光編集

明

宋紀六 起元嘉十九年 盡元嘉二十三年

太祖文皇帝中之中

後學天台胡三省晉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元嘉十九年 魏拓跋珪太 春正月甲申魏主璽備法駕詣道壇

受符籙旗幟蓋青自是每帝即位皆受籙此所受者今道士所謂法籙也符籙蓋青自是每帝即位皆受籙此所受者今道士所謂法籙也符籙蓋青自是每帝即位皆受籙此所受者今道士所謂法籙也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四 宋紀六 魏拓跋珪太 春正月甲申魏主璽備法駕詣道壇

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卑高定分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虛耗府庫疲弊百姓為無益之事將安用之必如謙之所言請因東山萬仞之高為功差易魏主不從 夏四月沮渠無諱將萬餘家棄敦煌西就沮渠安周未至鄯善王比龍畏之將其眾奔且末且末故國在鄯善其世子降於安周無諱遂據鄯善其士卒經流沙渴死者大半李寶自伊吾帥眾二千入據敦煌修城府安集故民寶為之孫也沮渠牧犍之亡也涼州人關爽據高昌自稱太守唐契為柔然所逼據城西趨高昌欲奪其地柔然遣其將阿若追擊之契敗死唐契王景平元年契弟和收餘眾奔車師前部王伊洛時沮渠安周屯橫截城和攻拔之又拔高甯白力二城李延壽曰高昌交河田地高甯白力當作白刃 遣使請降於魏 甲戌上以疾愈大

敕 五月裴方明等至漢中與劉真道等分兵攻武興下辨白水

皆取之楊難當遣建節將軍翟宏祖守蘭泉元豐九城志階州將利縣有蘭泉鎮按五代志將利縣後魏武興郡之石門縣也子使其子撫軍大將軍和將軍兵為後繼方明與宏祖戰於濁水濁水城在上隴縣東南武街城西北距道元曰濁水即白水也武街城故下辨縣治大破之斬宏祖和退走追至赤亭又破之難當奔上邽獲難當兄子建節將軍保威初難當以其子虎為益州刺史守陰平關難當走引兵還至下辨方明使其子肅之邀擊之擒虎送建康斬之仇池平以輔國司馬胡崇之為北秦州刺史鎮其地立楊保威為楊元後使守仇池魏人遣中山王辰迎楊難當詣平城秋七月以劉真道為雍州刺史裴方明為梁南秦二州刺史方明辭不拜考異曰真道傳此事在胡崇之沒後臣胡傳崇之沒在明年二月即真道傳誤丙寅魏主纘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四 宋紀六 魏拓跋珪太 春正月甲申魏主璽備法駕詣道壇

使安西將軍古弼督隴右諸軍及殿中虎賁與武都王楊保宗白祁山南入征西將軍漁陽皮豹子與琅邪王司馬楚之督關中諸軍自散關西入俱會仇池又使譙王司馬文思督洛陽諸軍南趨襄陽征南將軍刁雍東趨廣陵移書徐州稱為楊難當報仇 甲戌晦日有食之 唐契之攻關爽也爽遣使詐降於沮渠無諱欲與之其擊契八月無諱將其眾趨高昌比至契已死爽閉門拒之九月無諱將衛興奴夜襲高昌屠其城爽奔柔然無諱據高昌遣其常侍氾傷奉表詣建康詔以無諱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河西王考異曰宋紀封爵在六月傳在九月末今從傳冬十月己卯魏立皇子伏羅為晉王喻為泰王譚為燕王建為楚王余為吳王 甲申柔然遣使詣建康 十二月辛巳魏襄城孝王盧魯元

卒魯元敬而好學寬和有雅度魏主意之爲太子也魯元給侍東宮恭勤謹簡魏主甚親愛之及卽位寵待彌深而魯元益加謹肅性多容納善與人交好掩人之過揚人之善由是公卿咸親附之丙申詔魯元修孔子廟及學舍繡案側五戶課役以供灑掃並種松柏六百株李寶遣其弟懷達子承奉表詣平城魏人以寶爲都督西垂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沙州牧敦煌公四品以下聽承制假授 雍州刺史晉安撫使劉道產卒道產善爲政民安其業小大饗贈由是民間有襄陽樂歌山蠻前後不可制者皆出緣河爲村落戶口殷盛及卒諸蠻皆備衰絰號哭並送至河口未幾羣蠻大動征西司馬朱修之討之不利詔建威將軍沈慶之代之殺虜萬餘人 魏主遣使向書李順差次羣臣賜以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二十四 宋紀六 文帝元嘉十九年

爵位順受賄品第不平是歲涼州人徐桀告之魏主怒且以順係庇沮渠氏而欺誤國賜順死

魏元嘉二十年魏拓跋嗣太 平興初四年春正月魏皮豹子進擊樂鄉將軍王與之等敗沒魏軍進至下魏將軍元明等敗死二月胡崇之與魏戰於渭水崇之爲魏所擒餘眾走還漢中將軍姜道祖兵敗降魏魏遂取仇池楊保熾走 乙未有流星大如桃出天津入紫宮須臾有細流星或五或三相續又有一大流星從紫宮出入北斗魁須臾又一大流星出貫索中經天市垣諸流星並向北行至曉不可勝數 丙午魏主薨如恆山之陽三月庚申還平城 壬戌烏洛侯國遣使如魏里豆干在室韋西千餘里室韋當勿吉之北勿吉在高麗之北 初魏之居北荒也鑿石爲廟在烏洛侯西北則烏洛侯東夷也

以祀其先高七十尺深九十步及烏洛侯使者至魏言石廟具在魏主薨遣中書侍郎李儼詣石廟致祭刻祝文於壁而還去平城四千餘里 魏河間公齊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略谷保宗弟安德說保宗令閉險自固以叛魏或以告齊夏四月齊誘執保宗送平城殺之前鎮東司馬符達征西從事中郎任肅等符達等皆賜 肅音遂舉兵立楊文德爲主據白崖今大安軍東北八十里有白崖 宋氏胡傳云拓跋齊聞兵起遁走遠追擊斬齊因白崖按後魏河間公齊傳云文德求援於宋宋遣房亮之符昭求龍等帥眾助文德斬龍擒亮之氏遂平以功 分兵取諸戍進圍仇池自號征 拜內都大官卒然則宋書誤也西將軍秦河梁三州牧仇池公考異曰宋書在三月 甲午立皇 子誕爲廣陵王 丁酉魏大赦 己亥魏主薨如陰山 五月魏 古弼發上邽高平岷城諸軍擊楊文德 作岷城 文德退走皮豹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二十四 宋紀六 文帝元嘉十九年

子督關中諸軍至下魏聞仇池解圍欲還蜀遣人謂豹子曰宋人恥敗必將復來軍還之後再舉爲難不如練兵蓄力以待之不出秋冬宋師必至以逸待勞無不克矣豹子從之魏以豹子爲仇池鎮將楊文德遣使來求援秋七月癸丑詔以文德爲都督北秦雍二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文德屯葭蘆城志武都郡葭蘆縣西魏之南五郛縣也魏又置武都郡及葭蘆縣後唐書俱入葭蘆縣魏曰葭蘆山在階州福津縣東南七十里魏 縣志魏將郡文與蜀將姜維相持於此直渡葭蘆後於此置縣以任肅爲左司馬武都郡陰平氏多 歸之 甲子前雍州刺史劉眞道梁南秦二州刺史裴方明坐破 仇池滅唐金寶及善馬下獄死 九月辛丑魏主薨如漠南甲辰 拾轡重以輕騎襲柔然分軍爲四道樂安王範建甯王崇各統十 五將出東道樂平王丕督十五將出西道魏主出中道中山王長

元發二十一年平貞五年春正月己亥帝親耕田大赦日宋
略辛酉耕田大赦下有戊午
又有辛酉誤也今從宋書
王寅魏太子始總百揆命侍中中書

勢而無功不如廣農積穀以待其來崔浩固勸魏主行魏主從之

聚貳其言不用欲敗魏師魏主與諸將期會鹿渾谷黎矯詔易其期魏主至鹿渾谷六日諸將不至柔然遂遠遁追之不及軍還經漠中糧盡士卒多死黎陰使人驚魏軍勸魏主委軍輕還魏主不從黎以軍出無功請治罪魏主曰諸將失期遇賊不擊治何罪也治以黎矯詔事白魏主魏主至五原收黎囚之魏主之北行也黎私謂所親曰若軍驚不返吾當立樂平王黎聞尙書右丞張嵩家有圖讖問曰劉氏應王繼國家後吾有姓名否嵩曰有姓無名魏主聞之命有司窮治索嵩家得讖書事連南康公狄鄰黎嵩鄰皆夷三族死者百餘人黎在勢要好作威福諸將破敵所得財物皆與黎分之既死籍其家財巨萬魏主每言之則切齒癸酉樂平侯王不以憂卒初魏太宗築白臺高二百餘尺魏主制泰常二年秋七月

齊治通鑑補卷一百二十四 宋紀六 乙酉魏主自薨於平城而高二十丈 不夢登其上四顧不見人命術士道秀筮之道秀曰大吉不默有喜色及丕卒道秀亦坐棄市高允聞之曰夫筮者皆當依附父家勸以忠孝王之問道秀也道秀宜曰窮高爲允易曰亢龍有悔又曰高而無民皆不祥也王不可以不戒如此則王安於上全於下矣道秀反之立其死也 庚辰魏主薨起廬己丑江夏王義恭進位太尉領司徒 庚寅以侍中領右衛將軍沈演之爲中領軍左衛將軍范曄爲太子詹事 辛卯立皇子宏爲建平王 三月甲辰魏主薨還平城 癸丑魏主薨還司空長孫道生鎮統萬 夏四月乙亥魏侍中太宰陽平王杜超爲帳下所殺 六月魏北部民殺立義將軍衛陽公冀孤帥五千餘落北走遣兵追擊之至漠南殺其渠帥餘徙冀相定三州爲營

戶吐谷渾王慕利延兄子緯代與魏使者謀降魏慕利延殺之是月緯代弟叱力延等八人奔魏魏以叱力延爲歸義王 沮渠無諱卒其弟安周代立 魏入中國以來雖頗用古禮祀天地宗廟百神而猶循其舊俗所祀胡神甚眾崔浩請存合於紀典者五十七所其餘複重及小神悉罷之魏主從之 是月連雨水詔有司各隨總統檢實給其柴米必使周悉 秋七月癸卯魏東雍州刺史沮渠秉謀反伏誅隋書後魏置中雍州後周改曰絳州 八月乙丑魏主薨敗於河西尙書令古弼固守詔以肥馬給弼弼悉以弱者給之魏主大怒曰弼頭奴敢裁量朕朕還京先斬此奴弼頭銳故魏主常以弼目之弼官屬惶怖恐并坐誅弼曰吾爲人臣不使人主盤于遊敗其罪小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窺南寇未滅吾以肥馬供軍弱馬供獵爲國遠慮雖死何傷且吾自爲之非諸君之憂也魏主聞之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馬二匹鹿十頭他日魏主復敗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尙書發車五百乘以運之詔使已去魏主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以馬運之遂還行百餘里得弼表曰今秋穀熟黃麻菽布野豬鹿獮食鳥鴈侵費風雨所耗朝夕三倍言夕之所收較於朝之所不逮戰時鹿獮可緩乞賜裕緩使得收載魏主曰果如吾言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 魏主遣使員外散騎常侍高濟來聘 戊辰以荊州刺史衡陽王義季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以南譙王義宣爲荊州刺史初帝以義宣不才故不川會稽公主以爲言帝不得已用之先賜中詔敕之曰師護以在西久詔自中出不得門下

齊治通鑑補卷一百二十四 宋紀六 乙酉魏主自薨於平城而高二十丈 不夢登其上四顧不見人命術士道秀筮之道秀曰大吉不默有喜色及丕卒道秀亦坐棄市高允聞之曰夫筮者皆當依附父家勸以忠孝王之問道秀也道秀宜曰窮高爲允易曰亢龍有悔又曰高而無民皆不祥也王不可以不戒如此則王安於上全於下矣道秀反之立其死也 庚辰魏主薨起廬己丑江夏王義恭進位太尉領司徒 庚寅以侍中領右衛將軍沈演之爲中領軍左衛將軍范曄爲太子詹事 辛卯立皇子宏爲建平王 三月甲辰魏主薨還平城 癸丑魏主薨還司空長孫道生鎮統萬 夏四月乙亥魏侍中太宰陽平王杜超爲帳下所殺 六月魏北部民殺立義將軍衛陽公冀孤帥五千餘落北走遣兵追擊之至漠南殺其渠帥餘徙冀相定三州爲營

者謂之中謂今之手部 比表求還今欲聽許以汝代之師護雖無
是也義季小字師護 比表求還今欲聽許以汝代之師護雖無
殊績潔已節用通慎期物不恣羣下誓著西土為士庶所安論者
乃未議還之今之同換更為汝與師護年時一輩欲各試其能汝
往脫有一事減之否既於西夏交有巨礙江左六朝以還代之議
必歸責於吾矣此事亦易勉耳無為使人復生評論也義宣至鎮
勤自課厲事亦修理庚辰會稽長公主卒 吐谷渾叱力延等請
師於魏以討吐谷渾王慕利延魏主詔使督王伏羅督諸軍擊之
九月甲辰以沮渠安周為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涼州刺史
河西王 丁未魏主還如漠南將襲柔然然柔然救運可汗遠遁乃
止救運尋卒子吐賀真立號處羅可汗魏收曰處羅 魏晉王伏
羅至樂都謂諸將曰若從正道恐軍聲先振必當遠遁若潛軍出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四 宋紀六 九 恩補錄

其不意此鄧又擒蜀之計也諸將咸難之伏羅曰夫將軍制勝萬
里擇利專之可也遂引兵從開道襲吐谷渾至大母橋吐谷渾王
慕利延大驚逃奔白蘭慕利延兄子拾寅奔河西魏軍斬首五千
餘級慕利延從弟伏念等帥萬三千落降於魏 冬十月己卯以
左軍將軍徐瑄為兗州刺史大將軍參軍申恬為冀州刺史徙兗
州鎮須昌沈約曰武帝定河南以兗州治清澤文帝元嘉十冀州
鎮歷下歷下即恬之弟也 十二月魏主還平城 是歲沙
州牧李寶入朝於魏魏人謂之以為外都大官為李氏貴太子
率更令何承天撰元嘉新歷表上之以月食之術知日所在此以魏典
衡光相掉 又以中星檢之知曉時冬至日在須女十度日經星
推今在斗十七度又測景校二至差三日有餘此亦用周禮測日
至之景之法也

知今之南至日應在斗十三四度於是更立新法冬至徙上三百
五時日之所在移舊四度又月有遲疾前歷合朔日舊法宋書月
食不在朔望今皆以贏縮定其小餘以正朔望之日法有大餘小
餘史記歷書曰大餘者日也小餘者月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
分度之一日行一度十二月而一周天歲十二月九百三十五十
四日以六除之五六三百日餘五十四日為大餘周天三百六十
五度以六除之五六三百六十餘五為大餘小餘即四分之一
未滿日之分數也其分每滿三十二則成一詔付外詳之太史令
錢樂之等奏皆如承天所上唯月有頻三大頻二小比舊法殊為
乖異謂宜仍舊詔可 南兗州刺史臨川康王義慶卒義慶少為
武帝所知常曰此吾家豐城也元嘉初為丹楊尹九年出為荊州
刺史性謙虛始至及去鎮迎送物並不受唯留心撫御州統內官
長親老不隨在官舍者一年聽遣五吏餉家在州八年為西土所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四 宋紀六 十 恩補錄

安改授江州又遷南兗州為性簡素寡嗜慾受任歷辭無浮淫之
過愛好文義文辭雖不多然足為宗室之表少善騎乘及長不復
跨馬招聚文學之士遠近必至陳郡袁淑文冠當時在江州請為
衛軍諮議參軍其餘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並有辭章之
美皆引為佐吏國臣所著世說十卷撰集林二百卷並行於世文
帝每暇義慶常加意斟酌
元嘉二十二年 魏拓跋珪太春正月辛卯朔始行新歷初漢京
房以十二律中呂上生黃鐘不滿九寸更演為六十律錢樂之復
演為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何承天立議以為上下相生三分損
益其一蓋古人簡易之法猶如古歷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
之一也而京房不悟謬為六十乃更設新律林鐘長六寸一釐則

從中呂還得黃鐘十二旋宮聲韻無失中讀曰仲律歷志旋鐘律律六寸三分林鐘益一上七夾鐘三分太簇損一分下生南呂三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三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鐘三分應鐘益一上生蕤賓三分生夾鐘三分夾鐘益一上生無射三分生夷則一分下生中呂陰陽律生自黃鐘姑而左旋八入爲伍五康注曰從子數至夾得八下生林鐘數至夷得九上生太簇律下一下相生皆以此爲率伍間也二九爲耦然月令注中呂律長六寸四角九分十三分之別故鄭注焉律大師賦云其相生則以陰陽六聲黃鐘孔頴達考其同異於月令證曰十二律有上生下上生下上生同位異位長短九分之別故鄭注焉律大師賦云其相生則以陰陽六聲黃鐘初九下生林鐘之初六林鐘又上生太簇之九二太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鐘之六三應鐘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夾鐘之六四夾鐘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太鐘之六五太鐘又下生無射之六六無射又上生中呂之六上六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娶妻而呂生子也同位象夫妻者則黃鐘之初九下生林鐘之初六可見初位故焉太簇又是律娶妻也異位爲子母者謂林鐘上生太簇林鐘是間位太簇又是二位故云異位爲子母又是呂生子也云五下六上者鄭注云五下六上一言矣謂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皆從子午以東之管三分減一而下生之大呂太簇夾鐘

資治通鑑補文
卷一百二十四
宋紀
文帝元嘉二十二年

姑洗中呂蕤賓皆破子午以丙之鐘三分益一而土莫之先午皆
上牛應生七上而云下上者以之鐘爲三分益一之物莫之先午皆
無所應生者故不數黃鐘也其黃十二律終於中呂反歸黃鐘生
於中呂三分益一太微得應黃鐘九寸之數也律歷志云黃鐘爲
天籟林鐘爲地統太簇爲人統鼓鼗鑿鍾律則各有分數隨其相
生之久每辰各自爲宮名有五聲黃鐘爲第一宮下生林鐘爲微
生上太簇爲商下上商呂爲羽上生姑洗爲角林鐘爲第二宮上
生太簇爲徵下生南呂爲商上生姑洗爲羽下生應鐘爲角太簇
爲第三宮下生南呂爲徵上生姑洗爲商下生應鐘爲羽上生蕤
賓爲角南呂爲第四宮上生姑洗爲徵下生應鐘爲商上生蕤賓
爲羽下生大呂爲角姑洗爲第五宮下生應鐘爲徵上生蕤賓爲
商上生大呂爲羽上生夷則爲角應鐘爲第六宮上生蕤賓爲徵
上應鐘作下下生大呂爲商下生夷則爲羽上生夾鐘爲羽上生無
明爲角大呂爲第八宮下生夷則爲徵上生夾鐘爲商上生夾鐘爲羽下生無
明爲角大呂爲第八宮下生夷則爲徵上生夾鐘爲商下生無射爲
羽上生中呂爲角夷則爲第九宮上生夾鐘爲徵下生無射爲
商上生中呂爲羽上生黃鐘爲角夾鐘爲第十宮下生無射爲徵
上生中呂爲商上生黃鐘爲羽下生林鐘爲角無射爲第十一宮
上生中呂爲徵上生黃鐘爲商上生林鐘爲羽下生太簇爲角中
呂爲第十二宮上生黃鐘爲徵下生林鐘爲商上生太簇爲羽下
生南呂爲角是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聲京房六十律相生之
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下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

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玄減上下相生終於南事而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六十律之名詳見樂書補志

經略關河故以駿鎮襄陽魏主蕭使散騎常侍來聘

爲義陽王 三月庚申魏主遷還平城 魏詔諸疑獄皆付中書以經義量決 夏四月戊戌魏主遷遣征西大將軍高涼王那等

擊吐谷渾王慕利延於白蘭秦州刺史代人封敕文安遠將軍乙
烏頭擊慕利延兒子什歸於枹罕河西之亡也鄯善人以其地
與魏鄰大懼曰通其使人知我國虛實取亡必速乃閉斷魏道明

之遣也。使者往來輒鉗却之。由是西域不通者數年。劉主益傷。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二十四 宋紀六
文帝元嘉二十二年

士

思補

散騎常侍萬度歸發涼州以西兵擊鄯善 六月壬辰魏主靈北
巡 帝謀伐魏罷南豫州入豫州以南豫州刺史南平王鐸爲豫

州刺史高祖永初二年分淮東之地爲南豫州治歷陽淮西爲豫州或治壽陽或治汝南 秋七月己未

以尚書僕射孟顓爲左僕射中護軍何尚之爲右僕射乙酉以

南兗州刺史義季爲徐州刺史
武陵王駿將之鎮時緣沔諸蠻

猶爲寇水陸梗礙駿分軍遣撫軍中兵參軍沈慶之掩擊大破之

駿至鎮新斷驛道欲攻隨郡隨郡太守河東柳元景募得六七百

人邀擊大破之遂平諸將獲七萬餘口滇山巔最彊出蔡陽縣東

沈慶
大沙山在臨邛之西南竟陵之東北築基所踞廣一
百餘里渙水出於其山之陰時人以爲渙水所導乃曰渙山

之討平之獲三萬餘口徙萬餘口於建康吐谷渾什歸降魏

將至棄城夜遁八月丁亥封敕文入枹罕分徙其民千家還上封

卷之二十一

與睦博故爲拙行以物輸之睦既利其財又愛其文藝由是情好款洽熙先乃從容說睦曰大將軍英斷聰敏大將軍人神攸屬失職南垂天下憤怨小人受先君遺命以死報大將軍之德頃人情騷動天文舛錯此所謂時運之至不可推移者也若順天之心結英豪之士表裏相應發於肘腋然後誅除異我崇奉明聖號令天下誰敢不從小人請以七尺之軀三寸之舌立功立事而歸諸君子丈人以爲何如睦甚愕然熙先曰昔毛珝竭節於魏武張溫畢議於孫權彼二人者皆國之俊又豈言行玷缺然後至於禍辱哉皆以廉直勁正不得久容毛珝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二十一年張溫事見六十五卷魏黃初五年丈人之於本朝不深於二王人間雅譽過於兩臣譏夫側目爲日久矣比肩競逐庸可遂乎言與時貴比肩競逐榮利所在近者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四 宋紀六 忠 恩補撰

般鐵一言而劉班碎首見上卷彼豈父兄之讎百世之怨乎所爭不過榮名勢利先後之閒耳及其末也唯恐陷之不深發之不早戮及百口猶曰未厭是可爲寒心悼懼豈書籍遠事也哉今建大勳奉賢哲圖難於易以安易危享厚利收鴻名一旦苴蹶而有之豈可棄置而不取哉睦猶疑未決熙先曰又有過於此者恩則未敢道耳睦曰何謂也熙先曰丈人奔葉清通睦曾祖汪祖等得連姻帝室人以犬豕相遇而丈人曾不恥之欲爲之死而不亦域乎謹門無內行故熙先以此激之睦默然不應反意乃決睦與沈演之竝爲帝所知每被見多同睦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嘗獨被引見也睦以此爲怨睦累經義康府佐覓待素厚中間獲罪於義康謝綽及父述皆爲義康所厚綽弟約娶義康女綽爲義

康記室參軍自豫章還申義康意於睦求解晚隙復敦往好大將軍府史仲承祖有寵於義康聞熙先有謀密相結納丹楊尹徐湛之素爲義康所愛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道人法略尼法靜皆感義康恩竝與熙先往來法靜妹夫許曜領隊在臺江南中爲許爲內應法靜之豫章熙先付以腹書陳說圖識於是密相署置及素所不善者竝入死目條分名目凡素所不善者皆欲置之死地熙先又使弟休先作檄文稱賊臣趙伯符肆兵犯罪禍流儲宰趙伯符時爲鎮儲宰欲併殺太子勸湛之睦等投命奮戈即日斬伯符首及其黨與今遣護軍將軍臧質奉璽綬迎彭城王正位辰極熙先以爲舉大事宜須以義康之旨諭眾睦又詐作義康與湛之書令誅君側之惡宣示同黨帝之惡武帳間也睦等謀以其日作亂許曜侍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四 宋紀六 忠 恩補撰

帝扣刀目睦扣刀目睦睦不敢仰視俄而座散徐湛之恐事不濟密以其謀白帝帝使湛之具探取本末得其機書選署姓名上之帝乃命有司收掩窮治其夜呼睦置客省客省凡四方之客入於外收綽及熙先兄弟皆款服帝過使詰問睦猶隱拒熙先聞之笑曰凡諸處分符檄書疏皆范所造云何於今方作如此抵牾耶帝以睦墨迹示之乃具陳本末明日仗士送付廷尉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桀上奇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徵騎侍郎集書省官也子頭曰自散騎侍郎及通直員外給事中奉朝請騎馬都尉皆集書省職也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熙先於獄中上書謝恩且陳圖識深戒上以骨肉之禍勿願勿遺棄存之中替若因死之後或可追錄庶九

泉之下少塞疊賁睡在獄爲詩曰雖無裕生琴庶同夏景色睡本意謂入獄卽死而上窮治其獄遂經二旬睡更有生望獄吏歲之日外傳詹事或常長繫睡聞之驚喜綠熙先笑之曰詹事時昔論事無不攘袂瞋目及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盼自以爲一世之雄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設令今時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存十二月乙未睡綠熙先及其子弟紫與皆伏誅睡母至市涕泣賁睡以手擊睡顙睡顏色不怩妹及妓妾來別睡悲涕流漣綠曰舅殊不及夏侯色賁收淚而止謝約不預逆謀見兄綠與熙先遊常諫之曰此人輕事好奇不近於道果銳無檢未可與狎綠不從而敗綠母以子弟自蹈逆亂獨不出視睡語綠曰姊今不來勝人多矣收籍睡家樂器服玩站皆珍麗妓妾不勝珠翠母居止單

賁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四 宋紀六

十七

恩補錄

賁睡有一廚盛樵薪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市衣應字蔚宗少好學博涉經史善爲文章能隸書長不滿七尺肥黑禿鬚善彈琵琶能爲新聲上欲聞之屢諷以徵旨睡僞若不曉終不肯爲上彈上嘗晏飲歡適謂睡曰我欲歌卿可彈睡乃奉旨上歌既畢睡亦止弦及入獄上有白團扇甚佳送睡令書詩賦美句睡受旨援筆而書之曰去白日之焰焰與長夜之悠悠上循覽懷然初爲尙書吏部郎以罪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畧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數年乃成至是從獄中與諸甥姪書以自序曰吾狂黷覆滅豈復可言汝等皆當以罪人棄之然平生行己在懷猶應可尋至於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吾少懶學問年三十許始有向耳自爾以來轉爲心化推老將至者亦當未已也但才少思難所以每

於操筆其所成篇殆無全稱者常恥作文士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華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可類工巧圖繪竟無得也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條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謂頗識其數嘗爲人言多不能實意或異故也吾雖停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更以下及六吏諸序論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論嘗其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爲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賁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四 宋紀六 十七 恩補錄

賁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四 宋紀六

十七

恩補錄

裴子野論曰夫有逸羣之才必思沖天之據蓋俗之量則憤常均之下常均猶言平常也其能守之以道將之以禮殆爲鮮乎劉宏仁范蔚宗劉宏仁字宏仁范蔚宗字蔚宗皆性志而貪權勢才以徇逆累葉風素一朝而隕鸞之所謂智能翻爲亡身之具矣徐湛之所陳多不盡爲睡等辭所連引上赦不問臧質孫之子也先爲徐克二州刺史與睡厚善睡敗以爲義興太守有司奏削彭城王義康爵收付廷尉治罪丁酉詔免義康及其男女皆爲庶人絕屬籍徙付安成郡以帝弟將軍沈邵爲安成相領兵防守邵璞之兄也義康在安成讀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歎曰自古有此

戎乃不知得罪爲宜也庚戌以前涿州刺史趙伯符爲護軍將軍伯符倫之子也補註倫之高祖母孝穆皇后之弟也初江左二郊無樂宗廟雖

有登歌亦無二舞是歲南郊始設登歌禮記郊特牲曰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土匏竹在下貴人聲也魏安南平南府移書兗州安南平南以兩國二舞文舞武舞也

僑置諸州多濫北境名號又欲遊獵具區周官職方氏揚州數曰具區師古曰具區在吳兗州答移曰必若因土立州則彼立徐楊豈有其地復知欲遊獵具區觀化南國開館節郎則有司存呼韓入漢厥儀未泯饋餼之秩每存豐厚

丙元嘉二十三年魏拓跋肅太平真君七年春正月庚申尙書左僕射孟顓罷

戊辰魏主蠶軍至東雍州臨辭永宗壘崔浩曰永宗未知陛下

自來眾心縱弛今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魏主從之庚午圍其壘永

宗出戰大敗與家人皆赴汾水死其族人安都先據宏農棄城來

奔辛未魏主南如汾陰濟河至洛水橋此華陰之洛水史記秦孝公之元年所謂魏築長城

而西以問崔浩對曰夫聖蛇者先擊其首首破則尾不能掉今蓋

吳營去此六十里輕騎趨之一日可到則破之必矣破吳南向

長安亦不過一日之乏未至有傷若從南道則吳徐入北山

猝未可平魏主不從自渭南向長安庚辰至戲水吳眾聞之悉散

入北地山軍無所獲魏主悔之二月丙戌魏主至長安丙申如盤

屋歷陳倉還如雍城所過誅民夷與蓋吳通謀者乙拔等諸軍大

破蓋吳於杏城吳復遣使上表求接詔以吳爲都督關隴諸軍事

雍州刺史北地公使雍梁二州發兵屯境上爲吳聲援遣使賜吳

印一百二十一紐使吳隨安假授初林邑王范陽邁雖遣使入貢而寇盜不絕使貢亦薄順帝遣交州刺史桓和之討之南陽宗

愨家世儒素愨叔父少女高尙不仕愨子登從皆愛好填典愨獨好武事常言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及和之伐林邑愨自奮請從軍詔以愨爲振武將軍和

之遣愨爲前鋒陽邁聞軍出遣使請還所掠日南民輸金一萬斤銀十萬斤帝詔和之若陽邁果有款誠亦許其歸順和之至朱梧

成朱梧縣白灘以東屬日南郡時於其地置戌宋白遣府戶曹參軍姜仲基等詣陽邁陽邁前刺史陽邁執和之乃進軍圍林邑將

范扶龍於區粟城水經注盧容水出日南臨容縣區粟城南高陽山東逕區粟城北林邑兵器戰具悉在城中陽邁遣其將范毗沙達救之宗愨潛兵迎擊毗沙達破之魏主靈

與崔浩皆信重寇讎之奉其道浩素不喜佛法每言於魏主以爲

佛法虛誕爲世費害互悉除之及魏主討蓋吳至長安入佛寺沙

門飲從官酒從官入其室見大有兵器出以白魏主魏主怒曰此

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欲爲亂耳命有司案誅閭寺沙門閱

其財產大得醢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以萬計又爲窟室

以匿婦女浩因說魏主悉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魏主從之崔謙

之與浩固爭浩不從先盡誅長安沙門焚毀經像並敕留臺下四

方令一用長安法魏主出征太子昭守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

僞妄假睡夢事胡妖鬼以亂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未嘗有此夸誕

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鬼

道熾盛視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以來代經禍亂天罰亟行生民

死盡五服之內鞠爲邱墟千里蕭條不見人迹皆由於此朕承天

緒欲除偽定真復義農之治其一切濕除滅其蹤迹自今已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偽物有司宣告征鎮諸軍刺史諸有浮圖形像及胡經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太子晃素好佛法屢諫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各爲計沙門多亡匿猶免或收藏經像唯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子遺有沙門惠始者初師羅什三輔人多宗之高祖滅秦留子義真鎮長安夏主勃勃追敗之道俗被坑戮者無算而始被刃無傷勃勃大怒召始於前以佩劍自擊之又不能害乃懼而謝罪統萬平始到平城多所訓導及是魏主毀滅佛法境內無復沙門始忽拔錫到宮門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白於面從門而入魏主令依軍法屢斬不能傷

卷一百一十四 宋紀六
文帝元嘉二十二年

五
心樹樓

遽以白魏主魏主大怒自以所佩劍斫之體無餘吳唯劍所著處
 有痕如線焉時北國養虎魏主令以始餒之虎皆靡伏不敢動試
 以天師憲謙之始近虎檻虎輒鳴吼魏主乃大驚延嬪上殿再拜
 稱謝許之復教始自習禪至沒世稱五十餘年未嘗履臥雖履泥
 塵初不污足色愈鮮白世號白足阿練 魏主憲徙長安工巧二
 千家於平城還至洛水分軍誅李閭叛羌 太原顏白鹿私入魏
 境太原郡本屬并州江左以郡人南徙者僑立太原郡晉安帝義
 熙中土獯立太原縣屬泰山郡元嘉十年制濟南泰山爲太原
 郡免屬爲魏人所得將殺之詐云青州刺史杜驥使其歸誠魏人
 送白鹿詣平城魏主憲喜曰我外家也魏主曰杜氏故
 謂驥爲外家使崔浩作
 書與驥且命永昌王仁高涼王那將兵迎驥攻冀州刺史申恬於
 歷城杜驥遣其府司馬夏侯祖歡等將兵救歷城魏人遂寇奇竟

其府司馬夏侯祖歡等將

將兵救歷城魏人遂寇青兗

冀三州至清東而還。清東清水之東也。殺掠其眾北邊騷動。考異曰宋文帝紀三年索
虜寇克豫青冀刺史申悅也。魏太武紀二月永昌王仁至高平
衡劉義隆將王草略金鄉方與還其民五千家於河北高涼王那
至濟南來平陵還其民六千餘家於河北蓋宋魏各徙奏到之月
非之耳宋索處傳又云虜掠太原得四千餘口益義人李張其
數故不同耳。帝以魏寇爲憂諮訪羣臣御史中丞何承天上表以爲凡
 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諱和親之約和親
 事重當盡廟議誠非愚短所能究言若欲追踪衛霍自非大田淮
 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發精卒十萬一舉蕩夷
 則不足爲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彼必輕騎奔走不可
 曾戰徒興巨費無損於彼復奇兵深入殺敵破軍苟除患未盡則
 困獸思鬬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策之最末者也安邊固守於計
 爲長臣竊以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閒不居各數百里何者

卷一百二十四 宋紀
文帝元嘉二十三年

八
三
思補遺

斥俟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蹙甲繕兵以乘其
弊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今青
兗舊民及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三萬餘家可悉徙置大峴之南以
實內地二曰浚復城隍以增阻防古之城池處處皆有今雖積毀
猶可修治粗計戶數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內假其經用爲
之閭伍春夏佃牧秋冬入保寇至之時一城千家堪戰之士不下
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足抗羣虜三曰募偶車牛
以載糧械募穀集也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爲車五百兩參合鉤
連以衛其眾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旣已族居易
可檢括號令先明民知夙戒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
勿使有闕凡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出己

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衛（改）正自衛通鑑原文作自新注云之宋書原足自衛其弓鋒利鐵民不辦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理爲長故改正之

內軍用粗備矣臣聞軍國異容施於封畿之內兵農並修在於疆場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習任其怯勇山陵川陸之形寒暑溫涼

之氣各由本性易則害生近郡之師遠屯清濟（近郡謂南徐州所鎮諸郡及三吳之中者）功費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卽用彼眾之易也

管子治齊寄令在民商君爲添設以耕戰終申威定霸行其志業非苟任疆實由有數梁用走卒其邦自滅齊用技擊厥眾亦離漢魏以來茲制漸絕蒐田非復先王之禮治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

之日民不知戰至乃廣延賞募奉以厚秩發遣奔救天下騷然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略唯率朝廷遣軍此皆忘戰之害不教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二十四）宋紀六 思通撰 文治元龜二十三年

之失也今移民實內浚治城隍族居聚處課其騎射長吏簡試差品能否甲科上第漸就優別如此則屯部有常不遷其業內護老

弱外通官塗朋曹素定同憂等樂情由習親藝因事著畫戰見貌足相識夜戰聞聲足相救斯教戰之一隅先哲之遺術也論者必

以古城荒毀難可修復今不謂頓便加功整麗如舊但欲先定民營其固術墉壑存者因而即之其有毀闕權時柵斷足以禦彼輕

兵防遏遊騎假以方將漸就修立車牛之賦課仗之宜攻守所資軍國之要今因民所利導而帥之耕農之器爲府庫之實田蠶之

氓兼千城之用千家總倍旅之兵萬戶具全軍之器械疆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糧廩者不可同年而校矣

魏金城邊圍天水梁會與秦益雜民萬餘戶據上邽東城反攻

逼西城秦益二州刺史封敕文拒卻之氏羌萬餘人休官屠各二萬餘人各二種皆起兵應簡會敕文擊簡斬之餘眾推會爲主理

救文相攻 夏四月甲申魏主還至直長安 戊子魏人毀鄴城五層佛圖於泥像中得玉璽二其文皆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其

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漢傳國璽 丁未大赦 仇池人李洪聚眾自言應王梁會求救於氏王楊文德文德曰兩雄不並立若須我

者宜先殺洪會誘洪斬之送首於文德五月癸亥魏主還遣安豐公閭根帥騎赴上邽未至會棄東城走對敕文先掘重塹於外嚴

兵守之格鬪從夜至旦敕文曰賊知無生路致死於我多殺傷士卒未易克也若開其生路賊必上下離心剋之易矣乃以白虎幡

宣告會眾降者赦之會眾遂潰分兵追討悉平之略陽人王元達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二十四）宋紀六 思通撰 文治元龜二十三年

聚眾屯松多川（水經注松多水出隴山西南流）救文又討平之蓋吳收兵屯杏城自號秦地王聲勢復振魏主遣承昌王仁高

涼王那督北道諸軍討之 檀和之等拔區粟斬范扶龍乘勝入聚浦（聚浦即秦州南秦水出秦州東南）林邑王陽邁傾國來戰以具

裝披象前後無際（謂注全裝）宗慤曰吾聞外國有師子威服百獸師子似虎正黃有額形尾端背毛大如斗胸腹翼曰犛天子犛犛

現日走五百里其爲物最猛雖虎豹亦畏之象至以鼻磨泥自塗數尺數數噴鼻而立 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林邑兵大敗

和之遂克林邑 水經注林邑國都治典沖在南海冷縣阿貴浦西去六月貢南和 海岸四十里考異日本紀在六月傳在五月當是之等今從傳陽邁父子挺身走所獲未名之寶不可勝計宗慤一無所取還家之日衣櫛蕭然 六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甲申魏

發冀相定三州兵二萬人屯長安南山諸谷以備蓋吳竄逸丙戌

又發司幽定翼四州兵十萬人築議上塞魏都平城司州於雲中起上谷西至河廣縱千里帝築北隄立元武湖以其地在後魏名元武湖在今建康府上元縣北十里祝穆曰湖今爲後軍寨築景陽山於華林園 秋七月

辛未以散騎常侍杜坦爲青州刺史坦驥之兄也初杜預之子耽避晉亂居河西仕張氏前秦克涼州子孫始還關中高祖滅後秦

坦兄弟從高祖過江時江東王謝諸族方盛北人晚渡者朝廷悉以儉荒遇之前人呼北人爲僞荒言其自荒外來也雖復人才可施皆不得踐清塗

上嘗與坦論金曰碑曰恨今無復此輩人坦曰日碑假生今世養馬不暇豈辨見知上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

之臣本中華高族晉氏喪亂播遷涼土世業相承不殫其舊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僉賜隔日碑胡人身爲牧圉乃超登內侍齒列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二十四 宋紀六 思補撰

名賢金曰碑事見二十二聖朝雖復按才臣恐未必能也上默然八月魏高涼王那等破蓋吳獲其二叔諸將欲送詣平城長安

鍾將陸侯曰長安險固風俗豪校校很平時猶不可忽況承荒亂之餘乎今不斬吳則長安之變未已也吳一身潛竄非其親信誰

能獲之若停十萬之眾以追一人又非長策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擒之必矣諸將咸曰今賊黨眾已散唯吳一身何

所能至侯曰諸君不見毒蛇乎不斷其首猶能爲害吳天性凶狡今若得脫必自稱王者不死以惑愚民爲患愈大諸將曰公言是

也但得賊不殺而更遣之若送往不返將何以任其罪侯曰此罪我爲諸君任之高涼王那亦以侯計爲然遂赦二叔與刻期而遣

之及期吳叔不至諸將皆咎侯侯曰彼伺之未得其便耳必不負

也後數日吳叔果以吳首來傳詣平城考吳曰宋索勝傳云吳谷死吳弟吾生率眾入木面永昌王仁討吳餘黨白廣平路那羅悉

平之以陸侯爲內都大官會安定盧水胡劉超等聚眾萬餘人反魏主靈以侯威恩著於關中復加侯都督秦雍二州諸軍事鎮長

安謂侯曰關中奉化日淺恩信未洽吏民數爲逆亂今朕以重兵授卿則超等必同心協力據險拒守未易攻也若兵少則不能制

賊卿當自以方略取之侯乃單馬之超超等聞之大喜以侯爲無能爲也侯既至甫揚威信諭以成賄誘納超女與爲姻戚以招之

超自恃其眾猶無降意侯乃帥其帳下親往見超超使人逆謂侯曰從者過三百人當以弓馬相待不及三百人當以酒食相供侯

乃將二百騎詣超超設備甚饒侯縱酒盡醉而還頃之侯復還敢

死士五百人出獵因詣超營約曰發機當以醉爲限既飲侯陽醉

上馬大呼手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殺傷千數遂平之魏主徵侯還爲外都大官 是歲吐谷渾復還舊土去年吐谷渾西奔 天有年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二十四 宋紀六 思補撰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二十四終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二十四終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二十四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二十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宋紀七 起元嘉二十四年
盡元嘉二十七年

太祖文皇帝中之下

元嘉二十四年 魏拓跋珪太春正月甲戌大赦 是月月犯心

大星天星竝西流細大不過如雞子尾有長短常有數百至旦日

光定乃止有入北斗紫宮者 魏吐京胡及山胡曹僕渾等反二

月征東將軍武昌王提等討平之 癸未魏主還如中山 魏師

之克姑臧也 事見一百二十
三卷十六年 沮渠牧犍使人斫開府庫取金玉及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五
宋紀七

思補樓

寶器因不復閉小民爭入盜取之有司索盜不獲至是牧犍所親

及守藏者告之且言牧犍父子多蓄毒藥潛殺人前後以百數況

復姊妹皆學左道有司索牧犍家得所匿物魏主大怒賜沮渠昭

儀死竝誅其宗族唯沮渠祖以先降得免 祖降亦見
十六年 又有告牧犍

猶與故臣民交通謀反者三月魏主遣崔浩就第賜牧犍死諡曰

哀王 魏人徙定州丁零三千家於平城 五月魏主還平城

六月魏西征諸將 西征謂討蓋
吳之將也 扶風公拓跋處真等八人坐盜

沒軍資及虜掠賊各千萬計竝斬之 初上以貨重物輕改鑄四

銖錢 元嘉七年
鑄四銖錢 民多竊鑿古錢取銅盜鑄上患之錄尚書事江夏

王羲恭建議請以大錢一當兩右僕射何尚之議曰夫泉貝之興

以估貨為本事存交易豈假多鑄數少則幣重數多則物重多少

雖異濟用不殊況復以一當兩徒崇虛價者邪若今制遂行富人

之賁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使之均壹也上卒從義恭議

秋八月乙未徐州刺史衡陽文王義季卒義季自彭城王義康

之貶遂縱酒不事事帝以書詰責且戒之曰此非唯傷事業亦自

損性命近長沙兄弟皆緣此致故將軍蘇徽耽酒成疾旦夕待盡

晉試禁斷竝給藥膳至今能立此自是可節之物但嗜者不能立

志裁割耳晉元帝人主尚能感王導之諫終身不復飲酒汝既有

美尚加以吾意殷勤何至不能慨然深自勉厲乃復須臾相割裁

邪且一門無此酣法汝於何得之臨書歎塞義季猶酣飲自若以

至成疾而終 魏樂安宣王範卒 冬十月壬午胡藩之子誕世

殺豫章太守桓隆之據郗反欲奉前彭城王義康為主前交州刺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五
宋紀七

思補樓

史檀和之去官歸過豫章擊斬之 十一月甲寅封皇子渾為汝

陰王 徐兗青冀四州大水 十二月魏晉王伏羅卒 考異曰宋
索威傳曰

肅所住屋蘇為疾雷所擊屠蘇倒見壓殆死左右皆號 楊文德

並皆王獨不悲喜怒賜死此出於傳聞今從後魏書 據葭蘆城

水經注羌水出脫西羌道東南流逕宕昌城 招誘氏羌

武都等五郡氏皆附之 魏取仇池置武都郡
漢陽武都仇池五郡

元嘉二十五年 魏拓跋珪太
平真君九年 春正月魏仇池鎮將皮豹子帥諸

軍擊之文德兵敗棄城奔漢中豹子收其妻子僚屬軍資及楊保

宗所向魏公主而還初保宗將叛 保宗叛魏見
上卷二十年 公主勸之或曰李

何叛父母之國公主曰事成為一國之母豈比小縣公主哉魏主

靈賜之死楊文德坐失守免官削爵土 宋免削
之也 二月癸卯魏主

遷如定州罷塞園役者 塞園見上卷
二十三年 遂如上黨潞潞縣民二千

尚書右僕射何尚之爲左僕射領軍將軍沈演之爲吏部尚書
魏道士寇謙之別錄謙之字輔真自云寇恂十三世孫早好仙道服食餌藥歷年無效有戚公興者不卽何許

宮遂從伐柔然至受降城不見柔然因積糴於城內置戍而還
是年青州城南遠望見地中如水有影人馬百物皆見影中積年